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五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義例曰寵故諸侯王自馬以降皆漢室之冑為牧伯而不終者也陳壽以劉虞為魏諸僭虞以死拒山東之議而為公孫瓚所害何事於魏哉又以焉璋為蜀二牧與先主共為蜀書皆私意也焉璋亦漢賊爾豈得並興復漢室之帝乎繇表漢之牧伯繇為孫策并滅表子琮降操則自漢臣也而以繇為吳之僭偽表為魏之僭偽皆非也故皆以為宗室而繫之漢云若劉焉劉放

雖亦帝室之胄乃佐操丕父子篡漢而
終臣於魏故以為魏臣絶不為親也

陳王寵　劉焉子璋 董扶 任安 王商　劉虞　劉繇子基 孔岱

劉表子琦 琮 蒯越 韓嵩 劉先 傅巽 王儁、

陳王寵明帝子敬王羨之後也羨始封廣平徙封西平
帝崩遺詔封陳食淮陽郡羨子思王鈞嗣羨子懷王竦
嗣羨無子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是為頃王羨子孝王
承嗣羨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
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

新誅勃海王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原注華嶠漢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知孰是酺音蒲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原注華嶠漢書寵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治兵自守國人

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陳獨完富鄰郡人多歸之俊傾廩振贍皆得全活有衆十餘萬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原注謝承漢書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後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

及曹丕篡代自封國已除滅者其餘光武子趙孝王良後博陵王珪謹案後漢書趙孝王良光武叔父此冠以光武子與東海恭王强等並列疑誤東海恭王强後汶陽侯羨沛獻王輔後恭王曜子契東平憲王蒼後頃王端子凱任城孝王尚後新昌侯子佗明帝子彭城靖王恭後孝王和孫祗梁節王暢後敬王元子彌章帝子河間孝王開後濟南王康子甚原注後漢書稱開不應與祖同諱故闕疑曰甚云　謹案後漢書濟南王康子贇贇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此以開為濟南王子疑誤皆降封崇德侯頗食租賦而重禁錮不得遷徙仕宦晉泰始初始除漢宗室禁制

謹案目錄此下有劉焉劉虞傳今闕又陳王寵

劉焉當有議今亦闕

劉縣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原注史記年表孝王齊悼惠王肥子將閭也縣祖父本博學號稱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父輿一名方有雋才終山陽太守伯父寵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察四行累遷會稽太守有惠政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寵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於若耶山谷閒遮寵曰自明府

下車狗不夜吠吏稀到門年老遭值聖化令聞當去故
戮力來送寵謝之選受一大錢故號一錢太守八居九
列四登三事以太尉辭位卒于家縣年十九從父題為
賊所刼質縣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
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
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謹案陳志作貪穢不循通志循下有法字縣奏免之
平原陶丘洪薦縣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
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

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迫逐使去於是術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詔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數萬人謹案今志作衆萬餘人宋本及通志皆作衆數萬人與此合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使太史慈拒策慈為策所禽繇悉衆

與策戰大敗策遂入曲阿盡虜繇妻子部曲繇走丹徒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貴策之所貪且僻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者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袁公路爲閒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且帝室之冑（謹案志注無此五字）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使笮（原注杜力反）融先往助豫章太守朱皓討袁術所用（謹案志注作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

謹案志注作不顧命名義者也冊府無命字與此合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容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

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屬薄德以報怨收骨肉孤哀亡悉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吏之所宜籍鄉校之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縣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縣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基遭多難潛處味道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憚事

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顔諫爭翻以得免方大暑權宴飲船樓上雷雨大作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不覆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光禄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縣兄岱字公山歴位侍中董卓以

為兗州刺史與袁紹同起兵討卓青州黃巾大入州界
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不聽與戰果為賊所殺
議曰漢祚剝裂天枝蠹敝遺胄遐孫眈沈骫（原注音委）骳（原注音被）莫
能自振劉虞獨能飭身厲行忠厚共儉化行幽朔夙夜
憂勤志存王室至使董卓畏服羣雄見推却尊號而不
受奉章表以自通振振哉漢家賢宗子衛武公東平憲
王之儔也（原注國語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戒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詩自儆至沒身謂之叡聖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光武之子也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手詔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

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不幸而為公孫瓚所襲惜哉宋范曄曰若虞瓚無間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嗚呼天不祐漢盜憎主人其能無間乎又弱一个馬劉氏危矣劉繇當治平之世足為賢方伯素無禦亂應變之才惡能拒袁術之僭嬰孫策之鋒哉折敗以死於是宗室諸劉盡矣本根無所庇蔭天子獨守虛器操遂弒后戮子除封國重禁錮使無噍類然後攘取乃不

能殺照烈而漢統歸之終自為僭偽豈非天哉鮮于輔為虞復讎迎和附紹縱史義烈㞧贊于死盡臣子之義矣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餘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温偉年十七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過於儉嗇表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

者鮮且吾以矯世也由是知名與同郡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林為友俱被訕議號為八顧又與汝南陳翔范滂魯國孔昱勃海苑康山陽檀敷張儉南陽岑晊為八及原注後漢書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三君八俊錄陳翔字子鱗汝南邵陵人官至御史中丞海內貴珍陳子鱗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為太尉掾海內謇諤范孟博孔昱字世元終於洛陽令海內才珍孔世元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官至泰山太守海內彬彬苑仲真檀敷字文友山陽瑕丘人為蒙令海內通士檀文友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官至衛尉海內忠烈張元節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為太尉掾海內珍好岑公孝其稱表海內所稱劉景升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

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為北軍中候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原注王氏譜叡字通曜晋太保祥之伯父也詔書以表為荆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原注宗黨共為賊又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為亂表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襄陽蔡瑁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

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兵興與策乎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匹夫之勇不足慮也宗賊率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謹案陳志無使字後漢書有使字與此合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原注漢官儀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

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原注呂氏春秋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舅犯而問楚衆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遂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謹案陳志作五十五人後漢書作十五人此從漢書皆斬之而襲取其衆惟江夏賊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

讋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與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矢所中死餘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表遣使奉貢傕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建安元年天子將還雒陽表遣兵助修宫室軍資委輸千里不絶及遷都許表遣使貢獻復北結袁紹治中鄧義諫表不聽荅義曰内不失職

貢外不背盟主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乃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仕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南陽張羡性屈彊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羡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叛表附曹操表遣兵攻之連年不下羡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破懌盡平三郡原注英雄記張羡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

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羡因懷恨遂叛表於是開土益廣南接五嶺原注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之五嶺鄧德明南康記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荆州人好亂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咸悅而服之關西兖豫學士歸者盖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久之見漢祚

陵夷遂不共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别駕劉先説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

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虚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昌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爾

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為憚使彊

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曹操威德勸

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為

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

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

但囚嵩而已表貌儒雅而中疑忌皆此類也六年昭烈

去表紹來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一年冬曹

操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從原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

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表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已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而睦於琮琦不自寧嘗與琅邪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將亮游觀後園飲宴因共升高樓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

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原注左氏傳晉獻公嬖驪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吾居屈重耳居蒲及驪姬譛殺申生重耳出奔狄在外十九年而得晉國是為文公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黄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琦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甚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衆

聞而傷焉遂以琮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迎操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操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操乎則雖保楚

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以禦曹操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原注按獻帝建安十三年八月蒯越等說劉琮降范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亦說琮降嵩時被囚必不預謀操軍至襄陽琮舉州降昭烈走夏口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既得將軍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若給威兵數千徼之於險出其不意操可禽也禽操則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今日而已此難遇之幾不可失也琮不聽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原注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

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志高潔智慮深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禄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叅同軍事　後漢書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禄勲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昭烈表琦為荆州刺史明年卒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自中

興以來荆州獨全及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
年表妻死諸將亦皆淪謝十三年表卒因喪破滅皆如
其數比表卒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將有大喪言
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
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表果死縣
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無幾操平荆州
以涿郡李立為荆州刺史蒯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
儀狀魁傑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

諸閫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南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内詔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曹操入荆州表為光禄勲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爾建安十九年臨終與操書託以門户操書報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辟命與同好數人隠居於酈西山中黄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為别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

嵩諫不從漸見違忤及自許還因之曹操入荆州釋嵩因
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用之拜大鴻臚
卒劉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黄老言明習漢家典故
為劉表别駕奉章詣許見曹操時賔客並會操問先劉
牧如何郊祀天地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
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覲修章
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羣凶為
誰先曰舉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

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内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操嘿然拜先武陵太守操入荆州以先為漢尚書尋以為魏國尚書令卒傅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鑑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荆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内侯曹丕時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龎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後輔昭烈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

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𡚁謂之必反卒如其言
𡚁弟子𡚁别有傳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少為范滂許
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曹操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
操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
操會之會者三萬餘人操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
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
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
相對而笑儁為人外靜而内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

公車徵不至避地武陵歸儁者百餘家天子都許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強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操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業繼桓文之功今乃釋近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卒于武陵年六十四操入荆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

議曰表據荆楚襟帶江漢瞰臨許雒向從昭烈之言勤王戚操則漢未遽亡也亦優游自喜陰蓄異志乃謂劉

焉在蜀如子夏之在西河曾不知已之題旌夏奠玉斝有甚於焉其坐談西伯亦猶隗囂之在隴也原注左氏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杜預注曰桑林殷天子樂名旌夏大旌也玉斝郊祼玉爵也後漢書隗囂矜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昭烈託足無所表幾不容琮琦之亂不取哭墓而去當陽長阪之急棄妻子而不忍棄荆州之民嗚呼仁哉

贊曰焉利本顛隳剥維城璋尤庸闇遷奪猶輕驅除庸蜀赫我王靈懿哉幽州乃心帝室奔命奉章隕身碎璧

氣躔箕尾天津尚赤原注幽州尾箕之次析木之津縣亦宗英材匪戡難乃啟孫氏三辰肇判遂俾昭烈卒莫完漢表有全楚坐收天命事會弗衷得死為幸

續後漢書卷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

漢臣

義例曰漢室之禍始於黄巾中於董卓終於曹操歷靈獻二帝而後天下三分當時將相大臣與一時僭偽或終於漢或終於魏或終于吳皆故漢臣也故自皇甫嵩至徐庶乃亡漢臣僚自諸葛亮至郤正乃恢復臣僚總為漢臣云

皇甫嵩 朱儁 蓋勲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郝經議一篇其賛語亦闕

議曰嗚呼國之將亡必有以兆亂發於意慮之所不及東都之季所以為亂本者母后也外戚也宦官也大臣也及其始禍乃在一妖賊張角同日闗起至數十百萬横潰天下雖嵩儁仗鉞獮薙原注上鮮下替一時豪傑怙亂植兵為背脅疽根而不可去卒之孫氏曹氏據有天下十之八使昭烈奔走一隅竟不能完漢葢綱紀者國之元

氣也母后外戚宦官大臣更蠹迭壞國病已成一旦潰而為羣盜聚而為大盜僨而不復藥有國君人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嵩儁有大將之畧昧匡時之幾遂為桀逆所制不能以功名終勲西州義士烈望高出一時奮辭抗議為卓所憚不能靖難銜憤而死棟折榱崩自是而漢亡矣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 弟苗 鄭泰 何顒 种劭 王允 王宏 士孫瑞 趙戩

謹案何進鄭泰何顒三傳闕

种劭字申甫拂之子也祖暠延熹初為司徒大著名節

父拂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李傕郭汜陷長安百官多避兵拂揮劒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宫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劭早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呵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侍中卓既擅權而

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凉二州刺史會父拂戰
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
先人以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覲明
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
攻傕汜以報其仇戰於長平觀下軍敗死之
議曰戚官並為亂本耦傷漢室久矣一旦相更屠并必
兩斃而後已理勢然也故竇武何進倚母后恃元舅握
兵柄操大權總攬豪傑登庸名士欲翼除閹穢卒之身

死而族滅以亂除亂神明不與也進復愎諫違衆卒召外冦疣潰身殫遂淪鼎命悲夫鄭泰之止進召卓不用而去可謂見幾而作也及與何顒發山東之謀祗為亂階亦猶進之召卓也顒卒以憂死泰可謂幸而免矣國之將亡殆如膏肓之疾動之死地雖雷扁和秦原注雷公扁鵲醫和秦越人莫能善其術也种劭父子死國烈烈凜凜為不死矣

謹案目録王允傳附王宏士孫瑞趙戩今止存

趙戩一篇其王允王宏士孫瑞傳文俱闕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拒不聽言色彊厲卓怒將殺之衆為怵慄而戩自若卓悔謝釋之既收葬允三輔大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初昭烈襲蜀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

士傅幹曰劉備寛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卒如幹言

原注范瞻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精忤為之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議曰嘗覩燕將之射虎逡巡辟易怒則鞭馬而去視其使利以矢殪之王允之圖卓射虎之術也方其咆哮肉

人不置則繼令足厭一旦置之机上若刲羊豕然宮闈不駭而清大慼可與語權矣故議者謂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然眛夫泰定包荒之義原注泰九二曰包荒遂成屯難大貞之凶原注屯九五曰大貞凶使傕汜犯順膌火未冷又生數十百卓身死而不能衞君向之權畫為令之迂矣士孫歸功不侯有勞謙之吉原注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保身之智卒為亂兵所殺崑山之烈玉石俱焚吁可畏哉

贊曰進本屠割馮藉椒掖智小謀大身夷族赤自我致
冦死有餘責公業諸賢匡時濟難龍蛇鬬起漫為輿嘆
奪命脫死亟走解散允篤智計漢火復然臍炷未滅頸
及遽連明哲保身士孫獨賢終亦不免衆果勝天

續後漢書卷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

漢臣

謹案董卓傳闕

韓遂字文約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督軍從事

遣遂奉計詣京師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請與相見遂說進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及北宮伯玉等反刼韋遂為謀主遂因殺伯玉及韋與馬騰合馬騰者字壽成右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其父謹案後漢書注父平蜀志注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娶羌女生騰騰少貧嘗從鄣山斲材木負販自給騰身長八尺餘軀幹洪壯面鼻雄異而性仁厚人多敬愛之涼州募民有勇力者謹案陳志馬超傳注王國等及氐羌叛州郡募民有勇力者騰應募

耿鄙見而異之署為行軍事典領部曲討賊有功遷軍司馬拜偏將軍及與遂合勇常冠軍遂騰之敗於長平觀而走涼州也遂還金城騰屯汧隴間時西州少穀騰表言軍人乏食求就穀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池陽將王承等恐騰為害乃攻騰營騰適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東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甚相親厚後以部曲相侵入更為讎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釋下隴戰閿中建安七年曹操欲圖呂

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繇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遂騰各釋兵遣子入侍乃拜騰征南將軍並開府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連和遂騰騰陰許之繇乃使傅幹説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者矣袁氏背王命驅胡寇以陵中國寬而能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

令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隂懐兩端欲以坐觀成敗
事定奉辭責罪將軍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禍為福今曹氏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
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
兵討援内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
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
載也惟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
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操乃徵騰入屯槐里轉拜

前将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騰進賢待
士矜救民命撫存瘡痍三輔安之曹操将伐荆州復使
張既說騰令釋部曲入宿衛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
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
表騰為衛尉以超為偏将軍領騰營又拜超弟休為奉
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十
六年曹操遣夏侯淵會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将疑為襲
已超與韓遂等十部皆反東扼潼關據有關中曹操親

征以譎計間超遂使相疑因擊遂等大破之操軍還誅騰夷三族超復與遂破隴上諸郡超敗奔漢中復出遂復與之圍祁山超復敗走夏侯淵追遂至於畧陽攻燒長離羌屯遂救長離淵邀擊大破之遂以餘衆遯歸金城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張魯至河池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遂送首于操遂自靈帝末始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初隴西人宋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置百官亦三十餘年曹操遣夏侯淵擊

建斬之凉州悉平成公英者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惟英獨從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爾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来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

有為也遂從其言時衆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胡羌胡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操見之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令射之三發皆中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也遂流涕哽噎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黄初河西復亂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閻行者金城人後名豔字彦明少有

健名為韓遂裨將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以勇稱行營刺起矛折因以折矛楇超幾殺之十四年遂使詣曹操操厚遇之表拜犍為大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達操旨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今當共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有所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後遂遣其子與

行父母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反舉遂為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曹操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操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操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書無所不

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乃强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納之操果起行會遂使行别領西平郡乃勒其部曲攻遂不勝將家人東奔操操表封列侯

謹案目録此下有張楊傳今闕止存附傳董承一篇

董承靈帝母永樂太后之姪獻帝之舅也既名曹操遷

帝於許以丞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帝不勝操專偪置密詔衣帶中付丞令與昭烈結天下義士共誅操未發操遣昭烈東征袁術丞更與偏將軍王服謀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顧足下與吾同否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原注史記秦子楚爲質於趙呂不韋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不韋入秦說華陽夫人立子楚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始皇立遷不韋於蜀飲鴆而死服惶懼不敢當且曰兵

少耳承曰舉事訖得操戍兵顧豈少耶今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吾腹心辦事者遂與服及輯碩决計事覺承等皆為操所誅夷三族

謹案目録此下有吕布傳今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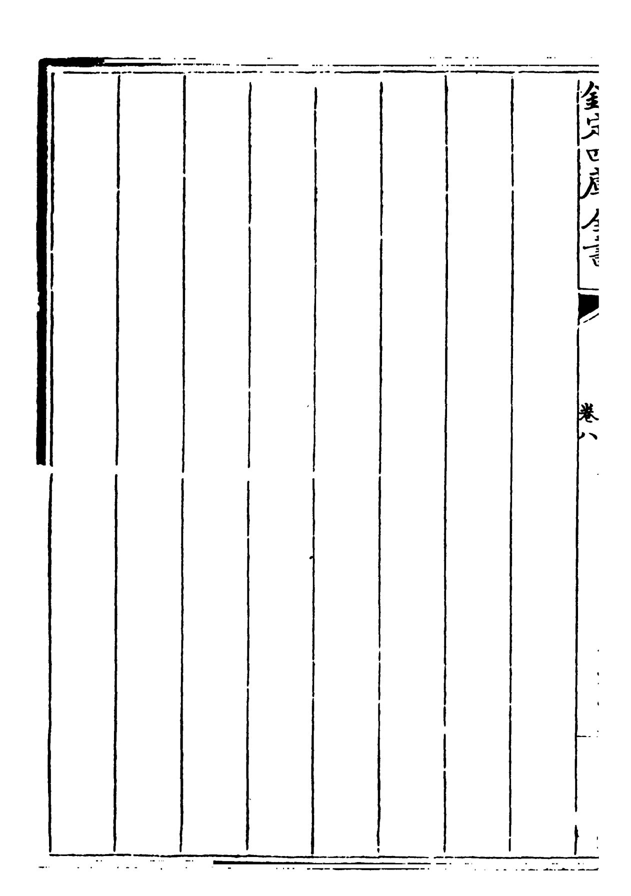
議曰卓為羿莽而姦計不足其暴戾淫虐過之是以遽起而遽滅適足以貽禍而資羣盜遂使虎孽蠭蠆刺天肆猘賈怒鴟奪豨呀刼質天子囚戮公卿折并頓擲盜耗漢家神靈澌熄銷没而後各就誅夷自昔國亡驅除

之際未有若斯之亂且酷也韓遂馬騰跳踉河右𡍼起始亂聚散不常梗踣闗輔三十餘年軼勝廣矣原注漢書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二世元年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蘄大澤鄉與其徒屬殺將尉袒右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勝乃立為王廣為假王張楊有奉迎之功據河山之郡而無雄才卒墮匹夫之手智不足稱也董承無何進之力又無王允之術幾事不密反為操所圖遂使昭烈去而不復王室無所依賴操乃窮凶極狠仇怨天子蜚血禁籞躪踏宮闈怒而不置詩曰無拳無勇

職為亂階承之謂矣呂布翻覆彪猛而不知義至於禽戮乞解縛自效豈天也哉昭烈當屯難之際屈身於布以貴下賤及其禽布倢決誅之奮其乾剛盡龍德飛潛之義矣

贊曰召戎起釁運極厄會祲塞風饕虎躍鯨沛逆鈇淬日亮鋒掃孛翻覆宗社廢立君主血巇咸京金盈郿塢巖巖公師烈烈尚父雖伏天誅竟委皇綱梟掞蠭團紛紜冠場乾坤榛蕪王猷允亡楊雖有功承實不智遂敢

首禍布弗知義共爲妖孽穢我神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九十三至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貢生臣吴壽康

謄録監生臣楊以澐

謄録監生臣南光晟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續後漢書卷九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 子譚 熙 尚 從兄遺 外甥高幹 逢紀

審配 沮授 田豐 麴義 李孚 王脩 袁術

袁紹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自司徒安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執傾天下紹司徒湯之孫司空逢之庶孽也出後伯

父五官中郎將成原注後漢書安字邵公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傳良學舉孝廉除陰平長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治楚獄所仲理者四百餘家徵為河南尹遷太僕元初三年拜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薨子敞字叔平和帝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安孫湯字仲河桓帝初為司空累遷司徒太尉湯次子逢字周陽靈帝時為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初為太傅為董卓所害魏書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　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少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早喪其父及遭母

喪去官三年喪畢追感幼孤再服父服凡廬墓六年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台輔豪傑歸仰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自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與張邈何顒伍瓊爲奔走友曹操傾慕亦内交焉於是聲望甚盛及徙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養名自重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睥睨權倖不應辟命原注英雄記紹隱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裴松之曰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如此記所言

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宦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中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好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太傅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不改行而與時佾且破我家始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中軍校尉原注後漢書作佐軍校尉靈帝崩少帝即位紹使客張津說何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

患進以為然遂與紹謀誅閹官及蹇碩令趙忠圖進事覺誅碩紹說進曰碩既伏誅不盡滅其黨必為後患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脅進曰今釁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復為竇氏矣進乃白太后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黄門聞之皆詣進謝惟所錯置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再三進不許轉紹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紹使雒陽方畧武吏檢

司諸宦者又令紹從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刼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隷校尉許相又捕趙忠等斬之原注山陽公載記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遂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乃閉北宮門勒兵捕諸閹官無少長皆殺之急迫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將兵至騎都尉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

擁制彊兵累拒詔命今乘亂而入將有異志若不早圖
必為所制且新至罷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
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
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
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紹曰漢家君天下四
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失德
聞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
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

紹詭對曰此國家大事請出與太傅議卓復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横刀長揖徑出縣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原注英雄記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山陽公載記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條為赤旄　裴松之曰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崛強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闞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時卓暴戾氣凌一時決計廢立而紹忤之故致忿罵紹亦一世之傑氣自蓋卓揖之而去亦其宜也是不為妄故今取之

卓既廢帝立陳留王購紹急侍中周珌謹案陳志珌作毖城門校

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為卓信待而陰為紹地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邟（原注口浪反）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起兵與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

陵太守張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原注英雄記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恵濟北相案原本訛北海相據後漢書改鮑信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董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内伷屯頴川馥屯鄴邈岱瑁遺咸屯酸棗共約盟誓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卓聞紹起兵乃誅其叔父太傅隗及太僕基使司隷宣璠收袁氏宗族在京師者尺口以上皆殺之原注卓別傳悉埋青城外東都門内而加書焉又恐有盗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既而卓脅遷車駕西

幸長安卓留據雒陽焚傷宮室發掘陵寢獨長沙太守
孫堅與卓戰屢破之紹等皆畏卓莫敢先進諸軍十餘
萬列營酸棗日置酒高會曹操為陳計策不從引兵與
卓將徐榮戰不利詣揚州募兵紹還屯河内諸軍食盡
衆散卓遣少府陰循等譬喻諸將使罷兵紹等各執其
使殺之是時豪傑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
蠭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豪傑歸心於紹忌其得
衆恐將圖已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

公移書傳驛州郡説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而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視他有發初者然後和之未晚也劉岱遺馥書曰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但卓死之後當回師討文節爾擁彊兵阿凶逆寧可得置馥大懼歸咎於惠將殺之從事耿武排閤伏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劉岱與橋瑁

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自是山東州郡互相吞滅不復謀討卓矣初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與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甫濟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和病卒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之二年紹與山東諸將議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拒不受張楊自上黨率衆數千歸紹紹

使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意益深疑於紹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逄原注音龎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迫於倉卒必自遜讓可因據其位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

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原注謝承書幹字元才才志宏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及馥所親頴川辛評荀諶郭國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南來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寛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

之執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幷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謹案後漢書作騎都尉沮授此作治中李歷從魏志也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浮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

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而實無所領御引廣平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吾歷世受寵志竭立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

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黄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衆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擒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于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軍奮武將軍原注獻帝

傳授少有大志多權畧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魏

郡審配原注先賢行狀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鉅鹿田豐原注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渤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在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荀諶皆為謀主原注英雄記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為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

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公孫瓚大破青州黄巾於東光還屯廣宗威震河朔時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紹與術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取堅陽城堅還擊昂走之術遣瓚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也遂出軍屯槃河上疏數罪惡進兵攻紹

冀州諸城望風響應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去紹領渤海兵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紹乃自出擊瓚陳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謹案兵三萬與後漢書合陳志英雄記俱作二萬列為方陳騎萬疋分為左右兩翼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為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精兵八百為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鬭

兵皆精銳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同時俱起揚塵大呌直前衝突彊弩雷發瓚軍大奔臨陳斬瓚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原注真人水鏡經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見瓚已破不復設備發鞍息馬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亂矢雨下田豐扶紹欲

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牆垣間邪促使彊弩競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為紹頗稍引郤會麴義來迎騎乃散去紹振旅還鄴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復出紹乃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士卒疲頓遂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與紹書曰趙太僕

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世祖解紛乃俱陛見同輿共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原注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曰見恂必手劍之恂出於道稱疾而還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讙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恥而瓚之幸也紹乃領兵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賔從於薄落津修禊事以為樂原注韓詩章句鄭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祓除不祥風俗通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會于鄴中坐客皆憂怖失色紹自若也原注獻帝春秋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賊陶升者故内黄小吏獨將部衆踰城西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載紹家及諸衣冠身自扞衛送至斥丘紹到遂屯斥丘以升為建議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置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

行薄擊諸賊左髭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黄
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羝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黒
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于常山燕精兵數
萬騎數千匹紹與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而紹軍
亦疲憊遂俱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殺之而并
其衆初帝之立非紹意故欲立劉虞帝在長安竟不通
問興平二年李傕等以紹雄據河朔威名日盛乃拜紹
為右將軍其冬車駕東還為李傕所追於曹陽沮授説

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内圖相滅未有勤王卹民者今州城麤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頴川郭圖原注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輙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授曰今迎朝廷至

義也於事會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矣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將軍其圖之紹竟不從以圖等言為然

原注陳志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馬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裴松之曰案獻帝傳沮授畫迎帝都鄴策而圖沮之此稱郭圖之計與傳違也

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東郡太守臧洪從紹請兵救超紹不與操拔雍丘殺超洪絕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執洪殺之建安元年帝至雒陽曹操迎帝都許盡收河南地關中皆附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紹上書

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原注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降霜　說苑齊莊公攻莒為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

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
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
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彊禦避禍求福與進
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宫室
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戹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
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劔翼室虎叱羣司奮
擊凶醜曽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
會董卓乘虚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

室之禍荀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恱英豪故即臣渤海中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纎芥之嫌若使荀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禄位退無門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盂津歃血漳河會故兾州牧韓馥懐挾逆謀欲専權埶扼絶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

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

國之二驗也又黄巾十萬焚燒青兖黑山張楊蹈藉異

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

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竇融

以議郎曹操權領兖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梁北

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

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始祖先

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

交戎馬之勢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宏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

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雒邑乏祀海内傷心志在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横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説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覦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原注左氏傳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

徑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原注史記

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脉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　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

太傅曰磾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

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原注周官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𤣥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令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絶之刑原注齊桓晉文皆以諸侯行天子事故云行權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原注左氏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亡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原注詩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

養其子旦從上下恭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謟之論無令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為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原注漢制太尉位在大將軍上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自是大將軍位在太尉上表辭不受操懼讓位於紹二年春袁術稱帝於壽春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原注音婢濕雒陽殘破宜從

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計既不克
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
者不爾終為人禽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詰操云
田豐勸紹襲許操方圍張繡於穰引兵還密謀圖紹四
年春紹復擊公孫瓚圍瓚易京破之斬瓚遂并其衆拓
定幽土盡有河朔四州之地志驕氣盈貢御希簡主簿
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人稱尊號
原注獻帝春秋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舜以土德王故黃漢火德故赤
紹以包白事示

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又以初平年號與本初字合必能克平禍亂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欲以攻許原注世語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户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爭紹之大衆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沮授諫曰謹案志作沮授田豐同諫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

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罷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其勢易若覆手何必乃爾授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馮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

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

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

袁紹下

五年昭烈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圖曹操操懼乃自將擊昭烈田豐説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不可卒解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機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遂疏焉曹操畏紹渡河急擊昭烈破之昭烈奔

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機不宜便行諫紹
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
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
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
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
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衆遂

械繫之紹乃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原注史記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歎二世二世自殺及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

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原注騰嵩事並見曹操傳後漢書左悺河南人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為中常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原注漢書音義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

東下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輙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蹴威柄原注文選注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言操本羊質而被以虎文也李賢引續漢志云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文選注是也注又曰蹴成也言奬成其威柄也陳志作賊非也冀獲秦師一克之報原注左氏傳晉敗秦師于殽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得兖州衆強威内懷反紹意割剝元元殘賢害能故

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原注事見讓本傳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原注左氏傳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叛人呂布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

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冠敘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原注禮記各司其局左氏傳離局姦也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室謹案陳志注作王宮誤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原注應劭漢官儀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召文選作領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原注五宗高祖及孫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

彪典歷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章原注事見彪本傳章文選作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原注文選作飾操欲迷奪明時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恭肅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謹案宋書廢帝紀曰魏武帝有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

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
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陷是
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
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
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
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
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
王師内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

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原注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原注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螗蜋乎怒臂以當車轍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士原注尸子中黄伯曰余左執大行之猨而右搏彫虎　戰國策范雎説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大行原注高幹青州涉濟

潔（原注 袁譚）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犄其後（原注 劉表）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或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麾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

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義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内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勖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兾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

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謹案此檄文皆據文選故與後漢書三國志節錄者不同紹進軍黎陽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眥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無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畧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汰軍之破敗在此行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

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紹先遣顔良禦操將劉延於白馬授又諫紹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延與良戰斬良紹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矜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昭烈及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軍中大震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軍南幸於急戰北

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為髙櫓起土山射營中矢下如雨營中蒙楯而行操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呼為霹靂車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内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操軍糧盡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説紹可遣蔣奇别為支軍於表以絶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

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軍星行掩襲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之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

不拔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大破瓊等斬之盡燔其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其計反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降於是紹軍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降操操盡阬之前後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

執爾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絶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紹乃誅之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寛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恚内忌將發我必死矣紹軍士既

敗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也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别駕計尚未可知也原注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兹豐知紹必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

就況豈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厚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

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六年
曹操以紹新敗欲乘其困遂定之夏四月揚兵河上擊
紹倉亭軍破之紹軍不出操乃還七年春操復進軍官
渡紹自軍敗憤發病嘔血夏五月卒紹政寬百姓德之
河北士女莫不悼念市巷揮涕如喪所親紹後妻劉性
酷妬紹死未殯盡殺紹寵妾五人曰死者有知當復被
寵地下乃髡頭黑面殘毀其形又盡滅其家紹三子譚
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劉氏

有寵而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以為嗣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原注慎子兎走於街百人逐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兎為未分定故也積兎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兎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且年鈞以賢德鈞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兎分定之義紹曰吾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譚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

平原譚北排田揩東破孔融曜兵海隅威恵甚著流民
多歸之寖以富彊其後信用羣小驕奢淫佚華彦孔順
姦佞猾險委以腹心別駕王修忠良正直備員而已使
婦弟領兵内草竊市井外剽掠田野又使兩將募兵屬
縣有賂者免白籍貧民竄伏丘墓放兵捕索如獵鳥獸
於是聲望大損境土蕭條復如始至之日矣及紹卒嗣
猶未定逢紀審配以驕縱為譚所惡辛評郭圖皆比於
譚而與紀配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

等為害遂與劉氏謀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八年春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謹案後漢書與此合陳志作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夜遯還鄴操追至鄴收其麥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

令大潰此幾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旣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横行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

起兵漯陰以叛譚諸城皆應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尚復自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尚軍館陶譚復出擊尚尚敗走險譚追擊之尚設伏出奇復大破譚僵尸十餘里譚復走保平原尚復攻之戰於外門譚軍復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外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

操使擊顯甫操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盡可獲也若顯甫破敗其兵散亡又可斂取以拒操操遠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則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操為對矣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誰可使圖曰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操請救時操南擊劉表次于西平毗見操致譚意且陳取尚平河朔策以自結於操操大悅乃許譚平劉表遺譚書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

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絶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嗣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原注無忌楚讒人費無忌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絶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

實沈之忿已成原注左氏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

曹也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原注公羊傳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左氏傳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荀偃字伯游宣子即士匄也　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

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斷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損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原注 左氏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請京使居之段將襲鄭夫人將啟之莊公伐段段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史記舜母死瞽瞍更娶妻生象象

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象有庳為諸侯 今整勒士馬瞻望鵾立又與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原注史記蚩尤作亂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擒殺蚩尤周公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蒲姑 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强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凡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轍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惟義是務惟國是康何者金木

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奬王室若迷而不反遵而不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原注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髠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發於後犬兔俱廢各

死其所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謝將休士也

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並不從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吕曠高翔叛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蘇田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便於行願將軍

綏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剥亂國家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原注左氏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原注

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何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靈公逐蒯聵而立輒則輒之義可以立也父子猶然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埀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原注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

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踵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鴈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剥民物上下欣戴

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傷原注左氏傳宫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冦寧家何圖凶險讒慝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襲閼沈之迹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横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突屠城殺吏交屍盈原裸民滿野至於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

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
豫有分數又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㗸使身體完具
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
哀憤懣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念欲靜師拱默以聽
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
隕先公萬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
獲命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侮内實乞罪既不見
赦而加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

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少垂親親之仁䟦以緩追之恵原注穀梁傳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重怒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

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伏惟將軍至孝烝烝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嶽何意奄然迷沈墮貿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掌股之上配等亦當斂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

縣軍不反旆顧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原注荀子絶人以玦反人以環譚得書登城而泣既切於郭圖又以兵鋒累交遂不納曹操進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蘇由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操操遂為土山地道攻之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札謹案馮札與後漢書合陳志作馮禮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原注墨子備突篇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突門旁為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熏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

塹圍城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幕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

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乃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應之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謹案藍口

與後漢書合陳志作濫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山中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内操兵初譚之去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操兵入配在城東南角樓見之知城必陷忿辛郭破壞冀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評家配乃拒戰城中操兵生縛配詣帳中毗聞配屠評

家逆以馬鞭擊配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兾州恨不得殺汝且汝今日能生殺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操曰自卿子榮爾謹案志注作自卿文榮耳文字譌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曩者狐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爾操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原注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暐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獲之裴松之

曰配一代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斂窮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雖信誠為易了不知資睥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初冀州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合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見者莫不歎息操以尚在乃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操子丕見熙妻甄氏美即納之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尚於

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敗譚被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絶口頭已斷地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强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内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侵凌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

修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乃許之原注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裴松之曰田疇傳云疇為袁尚所辟不受譚命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修為督軍糧還樂安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

而赦之袁氏政寛在職勢者多畜聚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百萬數及破南皮閲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辟修司空掾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别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原注先賢行狀珩字

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觸曰夫舉大事當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操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操自將擊幹幹聞之留别將守城走匈奴求救于單于單于不受操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雒都尉王琰捕斬之原注典論上雒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

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疑不欲進尚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謹案陳志作熙曰誤考後漢書作康曰與此合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操原注吳書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紹從兄遺字

伯業為長安令河間張超薦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才幹時之略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儁遂辟遺累遷山陽太守舉兵討卓後失官紹乃用為揚州刺史袁術攻之敗死曹操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爾

原注范曄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衆斯之謂亡徵

袁術上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紹之從弟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歷職內外累遷河南尹虎賁中郎將靈帝崩與紹共誅宦官董卓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原注案獻帝初平元年袁術據南陽後漢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袁術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陳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三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

乃堿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

關東諸將議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欲立為主紹與冀州牧韓馥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原注

史記伍子胥名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費無忌譾太子建于楚平王殺之奢為太傅并殺奢及尚員遂奔吳事吳王闔廬導之伐楚楚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輿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絶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為此非所敢聞又曰室家見

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
況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會虞拒不
從議遂寢術表孫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使率荆
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袁紹因堅討卓未反遣其將
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釁隙遂成術之得
南陽户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
稍稍離散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乃各外交黨援
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

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
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
堅戰死公孫瓚使昭烈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
破之四年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
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退保
雍丘又走襄邑操追擊連破之乃將其餘衆奔九江初
揚州刺史陳温卒紹遣袁遺領州術攻遺敗走沛國為
亂兵所殺術用下邳陳瑀為之術敗欲赴壽春瑀拒不納

術退保陰陵收兵攻瑀瑀敗走歸下邳原注案陳志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英雄記謂溫卒遺敗而瑀為之記說為詳故取之術自領州兼稱徐州伯以張勳橋蕤為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術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日磾憂恚嘔血死術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原注當塗高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塗也故自云應其讖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原注袁濤塗陳公族大夫袁氏其後也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

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 原注

吳書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黄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江表傳云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 裴松之曰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彊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

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爾又曰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璽而潛匿不言此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使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壽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

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弊術默然使召張範範辭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恱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術欲

僭號與書諫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原注天官書虛次有司非二星主司過失聖王建敢諫之鼓原注鄧析子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者董卓無道輙擅廢立陵虐王室敢行弑逆禍加太后暴及弘農略烝宮人發掘陵寢焚毀宗廟殘賊忠良刼遷乘輿天子播越是以豪傑發憤

沛然俱起神武外振元惡内斃幼主東顧乃俾保傅奉宣明命使各罷兵修文偃武與之更始而河北通謀黒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㸃㣲朔北正禮阻兵江滸玄德爭盟淮壖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乃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豈海内所望之意哉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使時無失道亦無由逼取之也今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

少脅於彊臣而欲奪之懼非湯武之舉也卓雖狂狡猶

不敢廢主自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是

以斯須游魂尋已覆滅今四方之人皆便戰鬬各據方

州地廣兵彊乃欲為卓所不為以逆臨之是取禍也且

天下神器不可虛干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

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原注漢書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　後漢書南頓君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皆因民之困瘁於

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

今天下非患於幼主尊明無受命之德一旦登即尊位秖聚天下之兵爾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夫誰不欲義不可也是以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可以為監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咸歸心焉若除其偪輔而相之必成中興之業致成周之盛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漢統而固劉宗比跡周霍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罔極使君五世相

承原注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世為漢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扶國家之顛頓念社稷之危阽以奉祖考之志報漢室之恩夫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曲感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茍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謂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乗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為難圖之事抗難保之勢以徼羣敵之氣生衆人之心反忠為逆累世之公族一舉而喪之後雖有悔

恐無及矣忠言逆耳幸留神聽術不納策遂絶之

袁術下

建安二年因河内張炯符命遂僭號自稱仲家（謹案仲家與後漢書合魏志作仲氏）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故太尉球弟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

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術

追殺之乃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幷為其子聘布女布執胤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以拒操操擊破之斬蕤勳退走術兵弱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爾寧以一人之

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亭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原注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自下飢困莫之簡邺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謹案陳簡與後漢書合陳志作陳蘭

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惟彊者兼之爾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户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奬微安能續絶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昭烈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糧儲秖有麥屑三十斛盛暑求蜜

漿不獲坐簀牀良久乃大咤曰袁術乃至是乎頓伏牀下嘔血斗餘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入壽春奉術柩及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原注陳志董卓袁術劉表共一傳評曰董卓狠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蹷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裴松之曰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

岳毒流四海其殘忍之性貪財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表術無豪芒之功纖芥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神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議曰袁氏奕世公鼎高風義軌冠冕海内紹資望夙著一旦提劍而起汎除閹豎肅清宮闈心不義卓投袂而起則有英雄之志矣於是山東討賊推為盟主河朔服義讓以方州卒連幽并青冀橫制天下之半材勇效命智謀貢策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則桓文之舉也乃猜

忌自用潛懷不軌稽失事機為操所先忽兵犯順折衂以死幼長倒置禍起骨肉家聲委地咸其自取也術恃冢中枯骨敢奸大分罪浮于紹矣沮授田豐計畫不用而不能去卒蹈其難其猶在亞父之後乎原注史記項羽疑范增稍奪其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審配慷慨壯烈死於袁氏豈君子之澤猶未斬也劉表譬解譚尚深明嫡庶長幼之分而身惑於琮琦可謂九江之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己者也原注書九江納錫大龜 莊子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

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贊曰二昆挺挺志清王路舉勇啚禍闚覦僭據得雉失盧夫豈操敵隕身赤宗諸子狼籍豐授智計豈劣攸詷事非其人貽誚千古